

*Invita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 宗教社会学的邀请

[美]菲尔·朱克曼 (Phil Zuckerman) 著 曹义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vita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 宗教社会学的邀请

[美]菲尔·朱克曼 (Phil Zuckerman) 著 曹义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2-03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宗教社会学的邀请 / (美) 菲尔·朱克曼 (Zuckerman, P.) 著; 曹义昆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培文书系·大学的邀请)  
ISBN 978-7-301-20437-5

I. ①宗… II. ①朱… ②曹… III. ①宗教社会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5820 号

Invita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y Phil Zuckerman

ISBN: 0-415-94125-3

Copyright © 2003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c., par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经授权译自泰勒 & 弗朗西斯集团成员 Routledge 出版的英文版本)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泰勒 & 弗朗西斯集团旗下的 Routledge 合作出版。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宗教社会学的邀请

**著作责任者:** [美] 菲尔·朱克曼 著 曹义昆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437-5/C·07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1.5 印张 16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社会学家的行话通常充满了拉丁语概念和复杂的句子结构，好像使用普通的词汇和句子就会有损论证和推理的可信度似的。我厌恶这一传统。我所喜爱的社会学，几乎根本不需要技术性的术语和矫揉造作的句子。我写东西时，脑海中一直映现着“可爱的阿姨们”一类虚构的普通人物形象，自我沉浸在一种尝试性的写作乐趣中，不会拿那些构造复杂、显得多么科学的术语和句子故弄玄虚。

——[挪威] 尼尔斯·克里斯蒂 (Nils Christie)

## 中译版序

自从法国学者爱弥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明确地把宗教视为“社会性特别突出的东西”之后, 宗教社会学就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登上了宗教学研究的大舞台。一百多年来, 许多思想睿智的学者在这块领域中辛勤工作, 通过探讨宗教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 来研究宗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美国加州克里蒙特市匹兹学院 (Pitzer College) 社会学教授菲尔·朱克曼 (Phil Zuckerman) 所著的《宗教社会学的邀请》, 作为本世纪出版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新成果之一, 通过对当代社会中已经发生或正在上演的重要社会现象、重大社会事实与宗教之间交涉和关联的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来阐明宗教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双向互动及相互影响, 由此表达了当代学者对宗教社会学进行理论创新的一种努力。改革开放之后, 宗教学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 但要全面了解与把握宗教学的过去和现在, 以更好地开创中国宗教学发展之未来, 进一步引进与翻译西方宗教学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曹义昆君克服困难, 及时地将《宗教社

会学的邀请》这本书翻译出来，这对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显然是有所助益的。

宗教社会学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它既折射出时代风貌，也表现出学术发展的逻辑进程。法国的涂尔干与德国的韦伯（Max Weber）作为宗教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说既承继了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进化论之研究进路，也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的影响。如果说，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主要从社会静力学出发，比较注重研究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与宗教的关系，那么，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则主要延续社会动力学的观点，比较注重研究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宗教与这种变迁的关系。涂尔干与韦伯的研究方法及角度迥异，但他们都力图从理论上去探讨宗教的起源，论述宗教的本质与功能，代表了宗教社会学注重宏观整体研究的古典阶段。在他们之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尤其注重对宗教的各个侧面进行具体而微观的研究，但这有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宗教进行宏观整体的把握。20世纪70年代，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一书问世，通过深入探讨宗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既延续了宗教社会学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进行微观研究，也重新从宏观上来关注宗教的本质、功能及其发展态势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社会学的邀请》是在彼得·伯格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同时又以一种轻松活泼而又贴近人的社会生活的叙述方式来表达宗教社会学的深奥理论。

《宗教社会学的邀请》以“邀请”读者参加学术“盛宴”为名，将读者吸引到宗教社会学的领域中，来共同“品尝”宗教信仰给人们的

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菲尔·朱克曼以自己的经历或身边的人，如妻子、岳母、朋友等所遇到的生动事例，来说明信仰者并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者，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你、我、他。同时，他又通过对社会学十个基本命题的讨论，来说明宗教教义可以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理想，宗教仪式可以引导群体通过对神圣对象崇拜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他还以世界各地不同宗教或宗教派别的具体事例，来说明那些富有神秘性的宗教现象，那些最野蛮和最古怪的宗教仪式，那些最奇异和最不可思议的神话传说，其实都承载着人类的某些精神需要，表达着个体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因此可以作为人类自我理解的一个必要成分。如果说，宗教之根深扎在社会生活的沃土中，那么，宗教社会学就可以通过研究人类自身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与把握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

在行文方式上，菲尔·朱克曼摆脱了执著于概念分析和理论证明的学院气，通过展示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宗教画卷，使读者恍若置身其中，去感受那股真切的宗教气息和原汁原味的宗教氛围，并将宗教影响日常生活的表现形式之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来。例如，在信仰者中间，无论宗教思想还是宗教活动都是有差异的，随着人、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人们对待宗教信仰和仪式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宗教身份也会有所变化。他们在这里是祭司，在那里是修士，而在别的地方则又成了凡人，此外，还可能成为各种神秘主义者、理性主义者、神学家和先知，如此等等。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众多的教派、神学的争辩、繁杂的仪式、众多的群体和歧异的个体，就应通过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去研究、去说明、去揭示那些掩盖在光怪陆

离形态下的宗教生活的共同基础究竟是什么。《宗教社会学的邀请》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读之，既可使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也可帮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宗教社会学最新的研究动态。

我本人长期在南京大学开设宗教学课程，曾编纂了《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作为教材，有关宗教社会学的内容一直都受到博士生和硕士生们的热烈关注。本书的译者曹义昆君好学深思，2009年来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就将宗教社会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并准备以当代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为此他搜集了彼得·伯格出版的全部原版著作，沉下心来，一本本地认真研读，并作出内容提要。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与彼得·伯格著作相关的《宗教社会学的邀请》，为该书作者对宗教事例的深度解析所展示出的理论功底和思想穿透力所吸引，于是一边研读，一边将其译成了中文。得知此书即将出版，十分高兴，并应嘱欣然作序，期望这本言简意丰的著作，能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新鲜元素！

孙亦平

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2012年1月18日



## 鸣 谢

我想感谢我的两位学生研究助理：Gayla Hamik Beckley、Shana Doerr；感谢给予我鼓励及学术建议的朋友和同事：Benton Johnson、Joseph Bryant、Mark Shibley、Peter Nardi、Jill Brazier、Amatzya Mezahav；感谢 Nick Street，是他首先赞同并支持写这本书。我还要对 Routledge 出版社的 Damian Treffs、Gilad Foss 及其他人的辛勤劳动和富有洞见的编辑工作，献上我诚挚的谢意和感激之情。最后的感谢与感恩献给我的父亲 Marvin Zuckerman，特别是我的妻子 Stacy Elliott。是她帮我录入文字，并在写作过程中给了我许多挑战和灵感。最后，把爱留给我的两个女儿：Ruby Pandora Natya、Flora Fredrika Delphina。

# 目 录

中译版序·····	5
鸣 谢·····	9
导 言·····	1
第一章 社会学与宗教·····	19
第二章 时间和地点·····	41
第三章 通过社会习得宗教·····	55
第四章 宗教还是邪教? ·····	71
第五章 社会生活影响宗教·····	87
第六章 宗教影响社会生活·····	111
尾 论 认信的问题·····	133
参考文献·····	149

## 导 言

我的一些亲朋好友都信教。我的大多数邻居也都信教。我女儿所在幼儿园的老师 and 办事人员同样信教。我喜爱的比萨店由来自埃及的两兄弟经营，他们也是宗教徒。我的汽车机修工、主管领导皆对宗教情有独钟。有时会让人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属于宗教的。

无论车开到什么地方，都会有大量汽车贴标夺人眼球，告诉我有关耶稣大爱和上帝福佑的信息。有时跑在高速公路上，偶然碰见一块广告牌，也会回映以上的声言。不管什么时候，当我在健身房打开跑步机上的小电视时，招呼我的是基督摇滚音乐视频或基督教新闻播报。每当走进附近商业街的连锁书店，迎候我的也总是一排又一排宗教畅销书：从末日决战的灾变预言系列，到新时代灵性信仰的教谕，从禅思的种种好处，到犹太教卡巴拉(Cabala)奥义的实践智慧……不一而足。

每天早上打开报纸，我常会读到一些关于宗教的事情：从对神职人员性虐待和虐童事件的议论，到一些屡教不改的邪教派分子被关入监狱。最近，报上有许多关于加州联邦上诉法院裁定效忠誓词因提及上帝而违宪（国会、参议院和总统则抵制这项裁定）的报道。2002年11月，尼日利亚卡杜纳(Kaduna)一家地方报纸质疑穆斯林反对世界小姐选美，引发骚乱，死伤数百人。其他充斥新闻中的有关宗教问题

的即时事件，包括克什米尔、苏丹、埃及、北爱尔兰、印尼、斯里兰卡、马其顿、墨西哥、巴以地区和国家出现的宗教 / 种族冲突。“9·11”事件以来，宗教成为新闻媒体追踪的一个恒定题材，类似宗教基要主义、祷告的灵验、上帝的震怒及末世预言等事件报道，不时定期浮现。

前几天一个晚上，岳母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她担心“被提” (rapture) 后，她女儿（我妻子）能否拿到她的巨额人身保险。她老人家相信，“被提”随时都会发生。上周末我在杂货店排队购物，看到《新闻周刊》的封面专题是天国。早前几个月则是上帝。数周前，《时代》杂志做了一期关于末世灾变启示 (Apocalypse) 的专题报道。现在，当我坐在非常开放、极其进步、表面已全然世俗化的匹兹学院的办公室写这段话时——《普林斯顿评论》(The Princeton Review) 杂志网站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上帝感”的项目调查中把该学院列为全国第四——我意识到，在过道里经常打照面的那些同事中，一位是经常打坐的佛教徒，一位是曾热切地想与我分享她近来研读《薄伽梵歌》心得的印度教徒，一位则自称“异端泛神论者”，宣称在精神上与地球连为一体。我并不是说我的同事都将自己标识为“宗教的” (religious)。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词是武断、狂热、盲从或乖顺的同义语 (Zinnbauer et al., 1997)。正像我的许多朋友（尤其是一些学生）一样，同事们可能更愿意把自己称为“灵性的” (spiritual)。这一术语似乎表示：在不情愿归属于特定的宗教运动形式或者接受特定的传统系列信仰的同时，却对神圣者保持一种诚挚的开放心态；和某种比我们更为强大的事物保持关系的欲望；愿意承认较之理性所能理解或经验所能解释的，此世生命会有更多的东西存在（参阅 Marler & Handaway, 2002; Yip, 2002; Fuller, 2001）。但不管他们是喜欢“宗教的”还是“灵性的”标签，我却发现自己被显然不可说成是反宗教者、无神论者或世俗主义者的人们所包围。

19世纪欧洲著名的社会理论家，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宗教会消亡，但实际情况是，宗教并没有消亡，这一点有目共睹。宗教并未随着启蒙运动和科学的进步而式微。现代性并未造就一种广泛普遍的怀疑主义。除了西欧少数几个国家炫目并值得注意的难得的例外 (Bruce, 2001; Grotenhuis & Scheepers, 2001; Palm & Trost, 2000; Davie, 1999)，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洋溢着宗教的激情” (Berger, 2001)。宗教不仅继续存在，实际上还为千百万人提供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最快乐、最有意义感的时刻” (Batson, Schoenrader & Ventis, 1993, p.4)。此外，成千上万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活动在第一线，为减轻世界上的苦难不懈努力：为饥馑者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照料病人，关爱孤儿，等等。宗教正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尤其是在美国 (Greeley, 1991)。依照芬克和斯塔克 (Finke & Stark, 1992) 的研究结果，现在属于教会成员的美国人口比例，要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高。2002年，皮尤民众与新闻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 开展的一项国际调查发现，59%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法国 11%、日本 12%、韩国 25%、意大利 27%、加拿大 30%。富勒 (Fuller, 2001, p.1) 最近把美国说成是“地球上最具宗教性的国家”。帕特南 (Putnam, 2002, p.65) 则把美国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为笃行、虔敬上帝、信仰纯正、灵性活跃的国度之一。

考虑以下数据：

- 96%的美国人坦言信仰上帝，这一百分比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稳定。<sup>[1]</sup>

---

[1] 除非特别注明，本章引用的统计/百分比均来自 Gallup (1999)、Gallup & Lindsay (1999)、Greeley & Hout (1999)、Greeley (1995) 等全国调查数据。

-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宣称是“重获新生”的基督徒。
-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圣经是上帝真实的话语，应照字面逐字逐句地接受。”
- 68%的美国人相信有魔鬼。

(Kristof, 2003)

当然，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我有时会对这感到震撼。某些日子，我会被身边的宗教氛围所吸引并欢欣鼓舞。而在其他日子，我则会感到忧虑、嫉妒、疑惑、好笑或气馁。如此多的宗教信仰，如此多的膜拜场所，如此多的人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形形色色的男神和女神、投身于宏大的宗教仪式、庆祝庄严华丽的宗教节日并向各种会众和组织抛洒时间和金钱！如此多的人们在关乎生命至深层次的神秘问题上，通过笃信宗教答案而似乎显得神闲气定！

以死亡之神秘而论，我个人对于死后将会发生什么全然没有主意。但许多人却有。记得我在俄勒冈州的尤金住时，曾在电视上看过这方面的一个广告。一天深夜，我正在看《宋飞正传》(*Seinfeld*)重播，恰逢广告休息时段。播过一个香槟广告和当地汽车交易信息，便是有关死亡之神秘的商业广告。一开始是一段依稀可辨的低沉的调子：音乐沉闷、忧郁，一个穿着黑西装、戴着白手套、皮鞋擦得锃亮的人物形象模糊映现。这一形象迅速变得清晰起来——其实展示的是一具尸体，清洗干净、穿戴整齐，为葬礼做准备。接下来是这则广告令人惊悚的高潮临现：视点从这具尸体游离开去，一具棺材盖直向我们扑来，砰的一声闷响，合上了。屏幕变黑，音乐停止。寂静的黑暗中，一个充满自信的男声生硬地问道：“你知道你死后会去往哪里吗？我们知道。”

然后屏幕上，太阳冉冉升起，音乐充满希望，鼓舞人心，配音解说着一些关于拯救和永生的事情。最后出现的是当地一座教堂的图

像：城西十八号大街灯塔教堂 (Lighthouse Chapel)，并提供了它的地址、电话号码、教堂指南和具体礼拜时间。我从未去过这座教堂，去寻找我们死后将会发生什么这样问题的答案。但我在尤金的熟人却去过——每周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这是一座很受欢迎的教堂。

就宗教而论，很早就有学者思考死亡的意义这一问题：对死亡的恐惧，赋予死亡以意义，憧憬来世生活，等等。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54, p.47) 认为，人类注定要在死亡的阴影下度过一生，“对于依恋生活并享受它的丰富多彩的人们来说，必定会对生活终结之胁迫感到害怕”。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宗教的所有源头中……死亡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弗洛伊德 (Freud, 1961, p.19) 赞同这一看法，他将“死亡的痛苦之谜”视为无助感的一种主要来源，宗教则有助于减轻这类无助感。

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对来世生活的信仰在美国非常强势，普遍盛行：

- 约 80% 的美国人相信来世生活。
-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希望来生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其中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来生会有一种积极体验。
- 86% 的美国人相信有天堂，71% 的人相信有地狱。
- 接受采访的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一相信复活。

涉足宗教领域时，死亡问题无疑是其中心所在 (Gilman, 1923)。但宗教并非仅将自身专注于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这样的事情上。许多人认为，死亡问题较之人们经历的活生生的宗教体验，其重要性实际上要大为下降，比如就个体与上帝之间结合的深刻体验来说。诚如斯塔克 (Stark, 1999) 所言，“普通人亦与上帝交谈”，而对宗教来说，这类与神性的结合无疑非常重要，并且超乎你的想象，要更为常见得多。

这里我想说说我的朋友斯图尔特·斯坦 (Stewart Stein) [1]。

我俩相识于小学三年级。他是学校里最为聪明、友善、极富魅力且相当成熟的孩子之一。说一个三年级学生“成熟”，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但是这个词用在斯坦身上却是再恰当不过。整个小学期间，我们属于同一个篮球队，并于同一年在同一所犹太会堂行受戒礼 [2]。上中学时，我也多次和他还有他的家人在加州以北地区露营远足。但在进入大学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读研究生期间，有一天，我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得知斯坦“开悟”了：他成了一位精神导师 (spiritual guru) [3]，有大批的追随者鞍前马后照应着。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认为斯坦会成为法人律师、市议员或是某家公司或机构首席执行官之类的人物，从事某种令人尊敬并且“有权势”的职业。事实证明我错了，斯坦完全不是这样。他光着双脚、长发披肩、脖子上围着串珠，带领着他的追随者在北亚利桑那州隐遁静修。我感到不可思议，便打电话给他，彼此间便又有了联络。当问及灵性的或宗教的新身份时，他先是对我解释道，在佛蒙特州生活一段时期后，他“在个人成长社团里”花了一两年时间，“参加讲习班、研讨会和应邀演讲”。接下来，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了直接遇见上帝的两次亲身经历：

在我生命的头二十五年里，我不信上帝。在那之后，我开始不再全盘否定有一位上帝存在的思想，但这也只是冲着我的生活可能会因此而变得好些而去。我当然没去买那种预先设计好诱人上钩的一揽子的信仰程序。我只是下水一试深浅。你可

---

[1] 并非他的真名。

[2] bar mitzvahs, 犹太少年满十三岁开始负有宗教义务，行受戒礼。——译注

[3] guru 在下文中有时直译为“古鲁”，指锡克教对其领袖的称谓。——译注



以想象，在灵性治疗课上，每当老师说出“上帝”这个词时，我是何等厌烦不堪！不过，抵触归抵触，我却被其中有关它的能量的思想深深吸引，这种能量如何在我们的身体内活动、如何可被控制以产生健康和治愈疾病，等等……总之，和通常的理解不同，上帝全然是另一番样子。直到读了第二位老师给我的小册子，我才决定放下一切，奋不顾身地奔往灵性治疗学校，在那里认真学习每一堂灵修课，书上每一处上帝的名号我皆发自内心会意地念出。每一处发愿、每一句咒语、每一次论及腐坏的世俗之物，我皆能感觉契入上帝。颓废堕落、装腔作势、坑蒙拐骗，你也许会这么说。但我感觉有如五百年的愤怒悉数抖落，怨恨尽释。我倒在地上，失声痛哭，最后决意弄明白是否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极其温柔的声音，开始讲述它是如何爱我、从未离开过我。从未！

后来的一封信中则讲述了另一次遇见上帝的情形：

我正在禅修中心静坐……那天是周六，我和所有人一样，面壁而坐。突然间，一股非常柔和的力量呈现在我面前。我在肩膀左侧真切地感觉到它。它并不显赫，只是存在而已。

我内心的声音说道：“上帝？”

那一柔和的声音应道：“是的。”

它是如此自然、如此确凿地存在着，又是如此的轻微。

于是我说：“很高兴和你同道。”

那声音应道：“很高兴和你同道。”

几年前，我们的书信来往中断。我听到的关于斯坦的最后消息是：他生活在加州北部，主导着一个非常成功的灵性治疗会所。我的这位